莊子通義

莊子卷第十　叅元朱得之傍註并通義

附錢塘褚伯秀義海纂微

雲谷王潼錄校刊

雜篇

說劒第三十

昔趙文王喜劒。劒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太子悝患之。募左右曰。孰能說王之意止劒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

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以教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以幣從者。夫子弗受。悝尚何敢言。莊子曰。聞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使臣上說大王而逆王意。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周尚安所事金乎。使臣上說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不得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王乃說之。今夫子必儒服而見王。

事必大逆。莊子曰。請治劍服。治劍服三日。乃

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王脫白刃待之。莊子

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王曰。子欲何以教寡

人。使太子先。曰。臣聞大王喜劍。故以劍見王。

王曰。子之劍何能禁制。曰。臣之劍十步一人。

千里不留行。王大說之。曰。天下無敵矣。莊子

曰。夫為劍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

先之以至。願得試之。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

令設戲請夫子。王乃校劍士七日。死傷者六

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劍於殿下。乃召莊子。王曰。今日試使士敦劍。莊子曰。望之久矣。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曰。臣之所奉皆可。然臣有三劍。唯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三劍。曰。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王曰。天子之劍何如。曰。天子之劍。以燕谿石城爲鋒。齊岱爲鍔。晉魏爲脊。周宋爲鐔。韓魏爲鋏。包以四夷。裹以四時。繞以渤海。帶以常山。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陽。持以春夏。

行以秋冬。此劍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案之無
下。運之無旁。上決浮雲。下絕地紀。此劍一用。
匡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劍也。文王芒然
自失。曰。諸侯之劍何如。曰。諸侯之劍。以知勇
士爲鋒。以清廉士爲鍔。以賢良士爲脊。以忠
勝士爲鐔。以豪傑士爲鋏。此劍直之亦無前。
舉之亦無上。案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法
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和民
意以安四鄉。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

之內無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劍也。王曰。庶人之劍何如。曰。庶人之劍。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頸領。下決肝肺。此庶人之劍。無異於鬬雞。一旦命已絕矣。無所用於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劍。臣竊為大王薄之。王乃牽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環之。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劍事已畢奏矣。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劍士皆服斃其處也

【圖說】此章始終敘事而議論在其中讀之可見君人者好尚雖微而風聲奔走未必有封侯之賞能使殊死者相枕於前而後至者不反上下相矜未嘗不曰予智也智乎愚乎不待超世忘形之智而後知者而願甘心焉世道若此請之何哉趙王聞竟起敬起信非外飾也卒得證文有以蔽示座開利後發先至人皆信其為劍術之真訣而不知為匡救之良法立言者善藏用于此稱王君日時非辰國時之名也餘義皆明

【[illegible]】南華立言明道高越九天深窮九地闢闔造化鬼神莫測及其引事物以為喻則不出乎人間世之談而玄機妙義隱然于中有足以覺人心救時弊者說劍一篇辭雄旨微鏗鏘千載豈不鳴哉漢書司馬氏在趙者以傳劍論顯劍術其來尚矣故漆園借此以發胸中之奇或者泥於形似遂認為說客縱橫之論經意一失指夜光為魚目者有之伯

秀不挾淺陋竊考南華所以言之旨申爲說云趙國以喻一身文王喜劍心著於利欲之譬也太子悝忠之循志有所覺而不能制心之失求莊子止王所好喻推理以勝之也所陳三劍言其理有優劣具眼決擇差等見矣十步一人言其鋒莫當千里不留行言其用捷速養神之全者似之夫子以脩國爲固諸侯以賢士爲脅庶人特匹夫之勇耳以趙王之尊而好庶人之劍是昧德性之至貴趨物欲之至卑日夜相擊於前又惡保其無損闘雞之喻卑之甚也欲有以救其失而復其初非繩以至理不可及其理勝欲消所存者正性則翻毒那爲神器亦無所事乎心矣此由失以求復不免艱難而得之是謂勉强而行成功一也所云天子諸侯庶人三劍之等殊喻稟性之原淳邈向之高下而成功有優劣也古之君天下神武而不殺者皆得此劍以神其用豈直太阿干將比哉於是趙王乾食

而不能發揮義於心身蔡有不足羨者使王
安坐定氣解事已畢蔡矣言心以動爲性由
於得得性者復吾本來之真亦由無所得也
趙王不出宮三月則能守之以靜養之以虛
成性存存而不幾矣劍士皆服斃其處以喻
即時心死盡工技者去知技者息回視所謂
桃器亦與之俱化又何有天子庶人之別哉
從太子之請而辭其幣與魯仲連存趙而卻
不受千金義同卒能止趙王之戲好而安其
國茲又寓治道於其中而不廢也蓋南華痛
憫世人溺於物欲失性而不自知故創爲是
論以明復性者在乎中有所主防欲如讐心
纔有覺即推理以勝之不待乎劍士夾門日
夜相擊然後求夫善說者以止之也寓道於
技以立言而解者往往以外象求合使正大
之理爲之久湮併陷至言於辯者之囿可爲
太息茲因鑽研至極逆悟反流歸源庶符立
言本意云于玄於是經得其心髓雄文與論

與之並鶩爭驅獨此篇不著一評使人深造而自得之也恐或者於此乎致疑故不得不辯之也

漁父第三十一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須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指孔子曰。彼何爲者也。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子路對曰。

族孔氏客曰孔氏者何治也子路未應子貢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禮樂選人倫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將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又問曰有土之君與子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子貢曰非也客乃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真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人與乃下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拏而引其船顧見孔

子還鄉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客曰子將
何求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丘不肖
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幸聞咳唾之音以卒
相丘也客曰嘻甚矣子之好學也孔子再拜
而起曰丘少而修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矣
無所得聞至教敢不虛心客曰同類相從同
聲相應固天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有而經
子之所以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
夫庶人此四者自正治之美也四者離位而

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人憂其事。乃無所陵。故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徵賦不屬。妻妾不和。長少無序。庶人之憂也。能不勝任。官事不治。行不清白。羣下荒怠。功美不有。爵祿不持。大夫之憂也。廷無忠臣。國家昏亂。工技不巧。貢職不美。春秋後倫。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以傷庶物。諸侯暴亂。擅相攘伐。以殘民人。禮樂不節。財用窮匱。人倫不飭。百姓淫亂。天子有司之憂也。今子既上無君

侯有司之勢。而下無大臣職事之官。而擅飾禮樂。選人倫。以化齊民。不泰多事乎。且人有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謂之總。莫之顧而進之謂之佞。希意道言謂之諂。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好言人之惡謂之讒。析交離親謂之賊。稱譽詐偽以敗惡人謂之慝。不擇善否兩容頰適。偷拔其所欲謂之險。此八疵者。外以亂人。內以傷身。君子不友。明君不臣。所謂四患者。好經大事。變更易

常。以挂功名謂之叨。專知擅事。侵人自用謂之貪。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狠。人同於已則可。不同於已。雖善不善謂之矜。此四患也。能去八疵。無行四患。而始可教已。孔子愀然而歎。再拜而起。曰。丘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圍於陳蔡。丘不知所失。而離此四謗者。何也。客悽然變容曰。甚矣子之難悟也。人有長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為尚遲。疾走不

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愚亦甚矣。子審仁義之間。察同異之際。觀動靜之變。適受與之度。理好惡之情。和喜怒之節。而幾於不免矣。謹修而身。慎守其真。還以物與人。則無所累矣。今不修之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乎。孔子愀然曰。請問何謂真。客曰。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強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真悲無聲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

笑而和、眞在內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眞也、其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酒則歡樂、處喪則悲哀、忠貞以功爲主、飲酒以樂爲主、處喪以哀爲主、事親以適爲主、功成之美、無一其迹矣、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處喪以哀、無問其禮矣、禮者、世俗之所爲也、眞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眞、不拘於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不知貴眞、祿

祿而受變於俗故不足惜哉子之早湛於僞而晚聞大道也孔子又再拜而起曰今者丘得遇也若天幸然先生不羞而比之服役而身教之敢問舍所在請因受業而卒學大道客曰吾聞之可與往者與之至於妙道不可與往者不知其道愼勿與之身乃無咎子勉之吾去子矣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延緣葦間顏淵還車子路授綏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聞拏音而後敢乘子路旁車而問曰由得

爲後久矣未嘗見夫子遇人如此其威也萬
乘之主千乘之君見夫子未嘗不分庭伉禮
夫子猶有倨傲之容今漁父杖拏逆立而夫
子曲要磬折再拜而應得無太甚乎門人皆
怪夫子矣漁父何以得此乎孔子伏軾而歎
曰甚矣由之難化也湛於禮義有間矣而樸
鄙之心至今未去進吾語汝夫過長不敬失
禮也見賢不尊不仁也彼非至仁不能下人
下人不精不得其眞故長傷身惜哉不仁之

於人也禍莫大焉而由獨擅之且道者萬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爲事逆之則敗順之則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今漁父之於道可謂有矣吾敢不敬乎

[illegible] 此言安分守真之爲貴八疵四患以孔子好學老而不倦猶且不免況其下乎禮者世俗之所爲真者所以受於天也二語故足以拼世儒之學孰知禮者天然之物則非止於器數也此曰世俗之所爲則指後世習於儀文之弊正孟子所謂非禮之禮也

[illegible] 漁父或謂范蠡福所五湖屈原澤畔所逢者竊謂亦不必泥其人但隱德藏輝潛身湖海若太公望嚴子陵張志和陸龜蒙之徒其間有併姓名俱隱者豈得而盡考耶雖言

林木茂密猶如帷幄因以爲名南華寓言悉漁父孔子問答與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意同皆孔子爲人心切則經世迹著所以人得而擬議故漁父告之以去疵遠患修身守真而還以物與人夫名亦物也造物者所斯過分則忌之真者在己之良貴外物不足比人而不知貴真則中無所主祿祿而受變於俗也宜矣及強哭強怒二嚮甚糾當非親則慈者以下一段大有益於治道有以見漁父亦非獨善其身者用舍有時耳孔子開言而悟厭棄所學而卒受教蓋治世有爲者開無爲之蓋不得不宗焉剌船而去示適化而無晉迹待水波定不聞拏音而後敢乘則一於至言心悅誠服其人雖往敬猶存也此漁父所言明世俗之疵孔子者不過如此特其行世之迹耳唯南華得夫子之心指其迹而非之則所謂真者可黙契矣世人多病是經訾孔子余謂南華之於孔子獨得其所以尊之之

實正言若反

蓋謂是也

列御寇第三十二

列御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曰惡乎驚曰吾嘗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爲驚已曰夫內誠不解形諜成光以外鎮人心使人輕乎貴老而虀其所患夫漿人特爲食羹之貨多餘之贏其爲利也薄其爲權也輕而猶若食而況於萬乘之主乎身勞

於國而知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驚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汝處已人將保汝矣無幾何而往則户外之屨滿矣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敦杖蹙之乎頤立有閒不言而出賓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屨跣而走暨乎門曰先生既來曾不發藥乎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保汝也而焉用之感豫出異也必且有感搖而本才又無謂也與

汝遊者又莫汝告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莫覺莫悟何相孰也巧者勞而知者憂無能者無所求飽食而遨遊汎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者也

通 五饕先饋敬而不待沽也列子自反存誠之功未化露於詞氣之間是以英華衆人使彼忘其老者貴者而獨敬於我也夫審發之人稱薄權輕而猶以發表散適背見君不盡其所任用必竭效則彼之身勞知盡者我得代之其驚忠也爲何如汝處已言汝若只如此而不求更進則人將愛護而從汝矣感孫出其言人感而悅出我出之不同於常人耳外既不實內必搖其性以方以寂孫又焉能知我性之搖動而告我耶汝之余

子又莫汝若言月必偏敝是皆戕性之斧鑿
逆而不悟又何能相譏何而辨其是非也哉
是莊子述舊聞者
非他人所撰也
[通論]此章全見列子止於何相孰也其閒有
三兩字不同南華添巧者以下數句總結前
義愈精彩如光潤之將子儀平也彼列子亦
鄉閭四十年人無識者則北五粟先饋猶在
居鄉之前然見饋漿而驚其客人後已亦微
矣戶外屨滿則是不能韜晦人爭趨而保附
之汝焉用此感怵之道出異以動人耶凡有
以感人者必先搖其本性彼方從而化之又
何說也我若無心鬼神莫能測況於人乎汝
之朋友又莫與告彼以巧佞入人而汝覺
悟何相重丞習熟若此古文熟與孰同爭任
巧知以勞以憂無肯安於無能者此無能倫
云無為也無為故無求飽食以遨遊汎若舟
之不繫亦虛而已矣碧虛照列子本文作無

多餘之疏
鄭人緩也呻吟裘氏之地祇三年而緩爲儒
河潤九里澤及三族使其弟墨儒墨相與辯
其父助翟十年而緩自殺其父夢之曰使而
子爲墨者予也闔胡嘗視其良既爲秋柏之
實矣夫造物者之報人也不報其人而報其
人之天彼故使彼夫人以已爲有以異於人
以賤其親齊人之共飲者相捽也故曰今之
世皆緩也自是有德者以不知也而況有道

若乎古者謂之遁天之刑。聖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衆人安其所不安，不安其所安。

【附論】此節中間有缺文闕誤嘗視其艮昃爲秋栢之實諸解無意味愚謂緩父之夢父心之明也謂父何不見其成翟之善如將之秋如栢之實成其材開其生意而乃蓋翟以致我死乎死十年而怨猶不忘其爲儒也可知矣莊子引此而斷之以爲今世皆緩儒翟天之報人不以其能以其心能者天之所使也緩以成翟之功過於人而遠慰其親果夢相校猶齊人鑿相鬬於氣其相爭者以醉非以性今人皆以人能相勝是故皆緩也有一德者不如此而況有道自稱儒者乎秋比緩栢實此翟上彼指天下彼指翟夫人指緩共飲言酒所安言性不安言能大意以才能自多猶醉於酒者骨肉傷殘不知其非且至於自殞其

愚可悲也言闢文

言胡慧之至也

[illegible][illegible]人各有正性得之於天而不可移緩之

為儒翟之為墨皆天性本有假學以成之耳

儒師堯舜墨師大禹皆學於聖人儒主中庸

墨則流於兼愛過猶不及故聖門不取焉當

時儒墨並行皆足以致貴顯緩乃自謂已能

為儒又能使弟為墨以此自多二教指趣不

同遂相與辯其父不能聚之以理而偏助翟

為緩者當順處而徐悟之天性無不復之理

何遽至怨父而自殺其所損亦多矣餘憤未

消猶見夢於父謂何不試視已冢上其精靈

已化為楸柏之實實猶質也言其堅貞不變

其性猶存莊子於是斷之曰造物之報人也

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報猶復天言性也

緩之化為異物不復其形而能見夢以自

陳其性未嘗滅也彼故他彼結上文言人形

非久性必有歸一念所在不可泯[illegible]縱以然

損而孫性循不滅而化爲堅貞之木然則養
生之得理盡年遺累順化而復初者其真性
歸當如何哉鄭人之爲㭊相詬之以格拔者
父之生鄭林則亦或有之蓋有情無情生化
何條來不離乎形器之變分人處其中而不
自知所以與之俱化若知有所謂無形而不
變者則不受物化而能化物矣夫人以已爲
有至皆殺也所以責世儒之陋所見若是何
聖其道三才而理萬物有德者以不知言殺
所以失道爲有知而分別耳渾然不知所以
全其天也遁天之刑謂解不下詳下文所安
所不安即其遁讓或析爲別章迷至經意不貫
言殺遁逃自然之理而乘皆父子凡余之天
是不安其所安然憤而自之於刑戮是安其
所不安也南華以遁天之刑一語結綴之公
末所以爲後世不安天理而很愎自戕者之
戒
云

莊子曰。知道易。勿言難。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古之人。天而不人。朱泙漫學屠龍於支離益。單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所用其巧。聖人以必不必。故無兵。衆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順於兵。故行有求。兵恃之則亡。小夫之知。不離苞苴竿牘。敝精神乎蹇淺。而欲兼濟道物。太一形虛。若是者。迷惑于宇宙。形累不知太初。彼至人者。歸精神乎無始。而甘冥乎無何有之鄉。水流乎無

形發泄乎太清。悲哉乎汝爲知在豪毛而不知太寧。

【音義】此亦似有缺文疑爲之適知而不言猶屠龍之技無所用巧也其志之常存者以爲事屬於天不可必此理之必然故雖不用亦不怨不言也衆人以不可必之天而期必於一己之私故多爭言兵者舉爭之大者以爲言也苟習於爭而成其情欲之所抖則化有行必出於機心熟於爭而不足畏犯刑宗如鈇食恃此而行必王於亡理也勢也此常之議不過貨與言之胥胥耳其神蹇塞淺陋而欲乘通乎道之玄妙之故以達於太一之虛不能矣何也小人者迷於身世不知太初之不容言也觀至人之知彼則小人所爲不亦可悖哉故曰悲哉乎知爲太寧者心神本寧無我之前是太寧也彼於物而不寧物去而

寧復而後可
以見太寧

發揮 知道而言知之事也知道忘言聖之事
也聖則天矣知者言道猶足以弘教蕭人未
爲深失也世有淺學設聞而矜衒自足者口
雖不言而形色已言又何足以知古人契合
天理之妙哉屠龍諸解多反題與經意不侔
唯呂註得其旨碧虛以無益名章亦失之今
擬易名忘妙章併述管見云人從學求道猶
入海求龍然而見龍者少見而能屠者又幾
何人蓋以喻學道之難而見道能忘爲尤難
也始於求龍而得見則知吾身有無窮之學
化終於得龍而能屠則明吾道有不形之至
神龍非尸居莫見當求諸恍惚窅冥之間屠
非刀刃所加故超乎耆嘗肯綮之外解神極
妙豈桑林之舞所能形容哉單千金之家郎
是空諸所有至於千日功成而無所用巧則
一以神遇能解俱忘不知龍爲何物屠者何

人也禪宗有云龍牙山中龍一見便心息即此初段工夫竊詳層龍四句文絕奇而語甚簡義與庖丁大章並驅彼章末則翕存用此則體實而用亦忘所以為至聖人以必不必有者亦無之衆人以不必必無者在欲有之也兵謂者欲交戰於中者其有無亦在人而已凡實於兵者欲行有求之志不悟恃之而至於亡小知從爭遺問以微精神八亦自兵也何壘乎志存兼齊以尊天下之物理窮太一以形天下之虛太一數之始萬物自此雖無入有以形相禪生生化化而不息者也來人述或乎宇宙蓋以今之形累而不知太初之本無至人則歸精神於無始即太初無何有之揶是也水為五行之首可見而不可執有形而又無形故形降則流潤乎萬物氣靡則發泄乎太清隨陰陽而運成造化之功者有在於是世人則役知於細微而不知有太寧之道同天運而不息太寧即真性之未動

此心之莿物感而應即天一之生水發泄乎太清之謂也

宋人有曹商者。爲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乘。王説之。益車百乘。反於宋。見莊子。曰。夫處窮閭阨巷。困窘織屨。槁項黃馘者。商之所短也。一悟萬乘之主。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痤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邪。何得車之多也。子行矣

評義 曹商以偶然之得自驕小人也今鄙之過甚殆非莊子之叙字也

謂諛諂商以卑自後南華以道自尊東坡皆而道與無窮道尊萬世而流芳不與人之趨向可不謹耶

魯哀公問於顏闔曰。吾以仲尼為貞幹。國其有瘳乎。曰。殆哉圾乎。仲尼方且飾羽而畫。從事華辭。以支為旨。忍性以視民。而不知不信。受乎心。宰乎神。夫何足以上民。彼宜汝與予頤與。誤而可矣。今使民離實學偽。非所以視民也。為後世慮。不若休之。難治也。施於人而不忘。非天布也。商賈不齒。雖以士齒之。神者

弗齒爲外刑者金與木也爲內刑者動與過也宵人之離外刑者金木訊之離內刑者陰陽食之夫免乎外內之刑者唯真人能之

[illegible]受乎心宰乎神言其心安於僞而不信者反爲神之主猶久假不歸惡知非有之意彼宜汝賊言其與汝相得不否于與也欲與養之賊不知而失誤養之則可矣若以爲貞幹而養之使民離真實而學虛僞非所以爲治也彼以離行之事施於人而不忘豈自然之常經哉齒取以爲言也商賈交易脩羞飾而不取惟學僞之士或一取之而中心之誠然者亦弗取也宵人猶日夜行郎爲盗者畏人之見故曰宵人此比飾僞之內歡者於陽食之胃中冰炭足以耗其血氣非真人孰能免乎此色厲內荏猶穿窬之盗正謂此也頗[illegible]

晉遊與聘令出而言若
此亦亢倉子之徒歟
補評哀公欲以仲尼為佐觀其國政有疾是
病而求醫也求之切者望必重故問於顏闔
以印其心闔遂歷陳時賢之弊尚之無益徒
使痛迷生姦民愈難治仲尼時賢之著者借
以立論飾以羽毛加之彩畫將從事浮華之
辭支離而不究本源瞽摘其詳以示民而不
知其不信已而生姦以應之也物至則以心
受之心受物則神主之內不虛而外紛擾與
民同耳何足以上民闔又反問彼仲尼果有
益於汝與汝能自願養其民與誤應是悟汝
當於此省悟可也如上所言皆使人離實學
偽非所以示勸於世不若勿為之愈民之難
治以其知多實由為民上者有以啟之若此
所為自商賈之不可與士齒雖一時以事齒
之如社祭芻飲之類其神亦不屑與之供言
其趨向不同賢不肖所以分也彼學偽之宵

人宜其莫逃內外之刑矣宵人謂宵行而無知兒雖處白日猶長夜也渠作如此解亦者動謂心念始差過則見諸行事過形而不可掩所以金木訊之陰陽食之食猶蝕也真人德純素而無為何內外刑之能及

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春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愿而益有長若不肖有順懁保而達有堅而縵有緩而釬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熱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

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人得矣。正考父一命而傴。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循牆而走。孰敢不軌。如而夫者。一命而呂鉅。再命而於車上儛。三命而名諸父。孰協唐許。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睫。及其有睫也而內視。內視而敗矣。凶德有五。中德為首。何謂中德。中德也者。有以自好也而吡（匹尔反）其所不為者也。窮有八

極達有三必形有六府美髯長大壯麗勇敢八者俱過人也因以是窮緣循偃佒（於丈反）困畏不若人三者俱通達知慧外通勇動多怨仁義多責達生之情者傀達於知者肖達大命者隨達小命者遭

通義 此非體道者之言也而誣孔子寃哉以言不言愁人皆穿鑿之類九徵皆設詐以為心者李光之卜相假但即平素無心之應以為據君子以為不若見垣一方人者之明而況於愚人無將無迎洞然燭微者乎亦非莊子之言也通篇只成就一箇機變之巧

義海 天有寒暑暘雨之變可以度數測也地有山川澗谷之險可以梯航濟也人心方寸

其變其險不可測不可測者何耶人心禄相
含怯出入無時是爲難知難見者然有所麗
而形見焉蓋窺察誘亦可得其六七但文之
以深厚則此不免乎微試其心正者形於動
作無非正其心邪者形於動作無非邪雖巧
爲矯飾終有不可得而掩者此君子小人所
以分也其要在上之人欲不逾矩乎易近民
則天下之心猶一心也天下之俗猶一家也
何慮其難知何憂其難化哉自然惡在若熱
言其內外相沃自遠使之王綦之廣試其所
守之蓋以允徹而得賢不肖之情則善矣然
而已亦勞只不若當事物之來示之以處而
徐觀其眼目定數如見蔣况又言而信之
安可逃於衡鑒正考父孔子十代祖宋大夫
也此段猶是哀公與顏閔問答要行條意蓋
謂聖賢處世不以窮達累其心三命而循牆
以達爲讓也三命而名諸父以達而驕也皆
不免宗屏蓋心安足以論唐堯許由之高致

哉堯之黃屋非心由之不肯越俎出庭雖殊其心一也故用以繙前章之義後又論世俗自好之弊而不知窮達之由命也爲德而有心則分別生而不惠不廣矣又役心而有見則知慮須而內不靜矣惡不廣則害德內不靜則害心故爲賊之大內視謝付度其所欲爲經營布置如在目前規擬其必成而敗亡繼之矣釋氏說五種眼惟天眼肉眼在面慧法佛眼皆在心彼心眼顯成德之效此心眼戒敗德之原不戒乎敗害臻乎成二家之論相爲表裏凶德有五視聽言貌思之不由乎正者心主中而爲首皆有以自好謂人莫我及而皆毀之根敗德之始加以四凶從之何惡非爲哉人能自中德而反之復循未達轉凶爲吉在人力行何如耳八極三必亦奇正相生循環之理猶人身府藏應陰陽之盈虛消長而不自知也知慧所以養德而用於外通於事則易動而多慾仁義所以廣惠而博濟

為離散不周而摺貴達生者傀然恬解達知者消然忘知大命隨而任之小命安於所遇賢人君子所以窮通皆棄而世患莫及者以此

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驕穉莊子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其子沒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鍛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頷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今宋國之深非直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能得車者必遭其

楊升庵

驪也使宋王而寤子爲齏粉矣

此校慧寡之喻大意顯同亦非莊子語也緯蕭作葦蕭言採薪以給食君虛本從之其子沒淵泅戲得珠非所望也故亦不足爲奇而驪龍之睡寤曾弗介意父欲取石鍛試則有心矣且謂驪龍若寤將有粉身之禍幸一生於萬死淵其可復入哉此喻奪人所欲者禍必重纍賊彼無心而得之僥倖不可再也奚徵之有或疑徵下逸驪字理甚不然此四字是奇筆庸齋說爲當

或聘於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爲孤犢其可得乎

【標註】功成不居乃免後患然後居之道淵淵成之後可行也當立功之始先有忘功忘名一段工夫則雖立功而不自見其功乃能不居惟迫於不得已而後動斯得矣作者三摘而後出復政厥辟而退居自老其內外要之辯亦明矣乎當其安於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其亦見有位之爲累也不得已應聘而出亦因夏之暑德非天生人立居之意也故其言曰天之生斯民云云

【音義】犧牛之犧與犧同不釋

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爲棺槨。日月爲連璧。星辰爲珠璣。萬物爲齎送。吾葬具豈不備邪。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

烏鳶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爲烏鳶食，在下爲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以不徵徵，其徵也不徵。明者唯爲之使，神者徵之。夫明之不勝神也久矣，而愚者恃其所見入於人，其功外也，不亦悲乎。

註義 或謂此爲當世厚葬而發，徧惟義之當義，非聖哲之爲心，大抵只是洗滌拂除其有爲之心耳。財者民之命，厚葬費財，莫非奪民心而傷其命者，達觀之人故不屑於厚葬。在人子之於親，則亦隨其力與分，不敢過也。

補遺 古者因山爲墳，不封不樹，上無通臭，下不及泉，務藏形而已，則猶衾之朴素，葬具之

簡約可知後世習尚流侈璧玉珠璣生前受用已爲過矣用之以飾棺則明器之繁夥塋陵之雄廣固不待言蓋由捸奪侍貴厚享於前則送終之禮勢不容薄歷觀古之侈塋如虎丘驪山者自以爲固可千萬年終不免爲大盜積耳今南華弟子欲厚塟其師是亦人心所當盡然猶蹈俗習故故低以天地爲棺槨達哉斯言古所未道楊王孫裸塟之說劉伯倫荷鍤之意皆自此發夫旣委形於地則烏鳶螻蟻何以自免曰吾之生也蓋亦於無而外黍蚤虱內變蛲蚘皆因我而有及其死也猶蜩甲蛇蛻委之而往神則無不之也又何烏鳶螻蟻之足慮哉明謂形之可見考必藉形中不可見者主之欲動而動欲止而止其中有信卽此所謂徵也不平者形形有貧富壽夭之殊神之在人則一以神觀物無有不平以形觀物則不平矣徵者叩之而應感之則通若以不信觀物物亦不信之矣形本

無徵取徵於神以外求徵於內內重而外輕也若以內求徵於外則其徵也不徵其徵也不徵則其平平也不平矣明者爲使動用有限神者徵之靜體無極故日明不勝神也眞人立是論非唯矯時俗厚埜之獎抑使後世學者所重在內而不在外所養在神而不在形乎徵之由已出神明之暫相須也信能造此則與天爲一日星參光桔榔而珠璧之非過論也

褚氏總論南華沖虛二眞人應期弘教濟世淸箒遺訓流芳千古叢惠二經旨趣互相發揮蓋不可以優劣論然本經首載列子御風猶有所待而後篇引用不一或議以漆園之才縱橫馳騁自出環奇何不可者而乃必蹈沖虛之轍邪愚嘗致思其所以云凡有德者必有言言所以述行也行同而言異者無之造極玄談古今一致直

言曲喻正說反說皆所以明道也南華樂
道前賢之善舉其全章以寓己意者十有
六其寓言章列文甚略莊子特詳焉故每
章歸結則特見出藍之青精彩倍勝莊子
得列文而愈富列文賴莊子而愈彰蕭翻
御風有待倉以述觀後取立言微妙則以
心契心編末倉以纍寇名篇明所舉之不
隱歸趣之合轍也然而當篇所載列文無
幾疑為郭氏刪易也始乎饋漿之事戒其
出異惑人未幾而戶外屨滿能使人無保
也沈以報翟爭憤死化為秋柏遁自然而
之刑發造物者報其人之天也知道不言
如天之運知而言之其機淺矣是以屠龍
技成無所用巧用巧不足以效屠龍甘瓶
痔者得車愈多不多不足以莊其舐痔皆
所以警學徒而鍼時病也至於賴楨幹以
扶國不若休之悟動過之刑心當加謹只
九徵用而不肖得三命至而恭慢分八極

三必之不常一珠九淵而僅得又以喻虞世應物之多端貪名逐利之召患也儻能因其有形反究夫未始有物則人間世之累可免矣舍擭牛而爲豕獲亦在人篇信而力行之耳篇末結以莊子死示幻形不足戀凡物必有終也門人慮烏鳶之食猶以世眼觀雖至人忘形任化無于奪之或偏體神用明顯乎微之不謬此其所以離人入天而登假乎道也歟

天下第三十三 此篇乃本經之後序序其祖老而不同於諸子之故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爲不可加矣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曰無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

皆原於一。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眞。謂之至人。以天爲宗。以德爲本。以道爲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以上言有爲不異道者）以仁爲恩。以義爲理。以禮爲行。以樂爲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古語之一）以法爲分。以名爲表。以參爲驗。以稽爲決。其數一二三四是也。（孫存衆者）百官以此相齒。以事爲常。以衣食爲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爲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古語之二）（小結）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

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運無
乎（古本無之字入徐一舊本）不在其明而在歷數者舊法世傳之史尚
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
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
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
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
稱而道之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
下多得一察（賞誤）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
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眾技也皆有所長

（此句非莊子語也）（古本無之四大徐）

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為其所欲焉以自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為天下裂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度數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

說之爲之大過已之大順作爲非樂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無服墨子氾愛兼利而非鬬其道不怒又好學而博不異不與先生同毀古之禮樂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爲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

愛已。未敗墨子道。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其生也勤，其死也溥，其道大觳，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爲也，恐其不可以爲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柰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山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槖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腓無胈，脛無毛，沐甚風，櫛疾雨，置萬國，禹大聖也

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為衣，以跂蹻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觭偶不仵之辭相應；以巨子為聖人，皆願為之尸，冀得為其後世，至今不決。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無胈

脛無毛相進而已矣亂之上也治之下也雖
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
槁不舍也才士也夫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
苟於人不忮於衆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
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
在於是者宋鈃尹文聞其風而悅之作爲華
山之冠以自表接萬物以別宥爲始語心之
容命之曰心之行以聏合驩以調海內請
欲置之以爲主見侮不辱救民之鬬禁攻寢

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見厭而強也雖然其為人太多其自為太少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饑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圖傲乎救世之士哉曰君子不為苛察不以身假物以為無益於天下者用之不如巳也以禁攻寢兵為外以情欲寡淺為内其小大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公而不常易而無私決

然無主趣物而不兩不顧於慮不謀於知於
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
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悅之齊萬物以爲首
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
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辯之知萬物皆有
所可有所不可故曰選則不徧教則不至道
則無遺者矣是故慎到棄知去己而緣不得
已泠汰於物以爲道理曰知不知將薄知而
後鄰傷之者也謑髁無任而笑天下之尚賢

也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椎柏輐胡亂二反斷與物宛轉舍是與非苟可以免不師知慮不知前後魏然而已矣推而後行曳而後往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全而無非動靜無過未嘗有罪是何故夫無知之物無建己之患無用知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故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無用賢聖夫塊不失道豪傑相與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適得

怪焉。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焉。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其風窢然，惡可而言？常反人，不見觀，而不免於魭斷。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韙不免於非。彭蒙、田駢、慎到不知道。雖然，槩乎皆嘗有聞者也。以本為精，以物為粗，以有積為不足，澹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謙下為表，以空虛不

毀萬物爲實關尹曰在己無居形物自著其
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芴乎若亡寂乎
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常隨
人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白
守其辱爲天下谷人皆取先己獨取後曰受
天下之垢人皆取實己獨取虛無藏也故有
餘巋然而有餘其行身也徐而不費無爲也
而笑巧人皆求福己獨曲全曰苟免於咎以
深爲根以約爲紀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常

寬容於物不削於人可謂至極關尹老聃乎
古之博大真人哉芴漠無形變化無常死與
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芒乎何之忽乎何
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是
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以謬悠之說荒唐之
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觭見之
也以天下為沈濁不可與莊語以巵言為曼
衍以重言為真以寓言為廣獨與天地精神
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

處其書雖瓌瑋而連犿無傷也其辭雖參
差而諔詭可觀彼其充實不可以已上與造
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爲友其於
本也弘大而辟深閎而肆其於宗也可謂稠
適而上遂矣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
理不竭其來不蛻芒乎昧乎未之盡者惠施
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厤
物之意曰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
之小一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天與地卑

山與澤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南方無窮而有窮。今日適越而昔來。連環可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氾愛萬物。天地一體也。惠施以此爲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卵有毛。雞三足。郢有天下。犬可以爲羊。馬有卵。丁子有尾。火不熱。山出口。輪不蹍地。目不見。指不至。至不絕。龜長於蛇。矩不方。

規不可以爲圓鑿不圍枘飛鳥之景未嘗動也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狗非犬黃馬驪牛三白狗黑孤駒未嘗有母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桓團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惠施日以其知與之人辯特與天下之辯者爲怪此其柢也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爲最賢曰天地其壯乎施存雄而無術南

方有倚人焉曰黃繚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徧爲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無已猶以爲寡益之以怪以反人爲實而欲以勝人爲名是以與衆不適也弱於德強於物其塗隩矣由天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蚉一蝱之勞者也其於物也何庸夫充一尚可曰愈貴道幾矣惠施不能以此自寧散於萬物而不厭卒以善辯爲名惜乎惠施之才駘蕩而不得逐

萬物而不反是窮響以聲形與影競走也悲夫

通評 此以天下名篇非取篇首二字實則該括萬物之義余直以爲南華經之後序出於學非之學者非莊子作也開口曰方術曰有爲正是斷案謂其非乎孔孟之道所尚者無爲也其文分七節首節又自分五段古之所謂道術者至請之君子言道之在人有此階級立標準也以仁爲恩至養民之理言就人非中修道也古之人至無乎不在言至人合天者其明而在至稱而道之指儒者之救跡也故曰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蓋亦有不足者天下大亂至爲天下裂言百家衆技之亂人性也此下至第七節條理分明自二至六皆稱道術關風第七獨無此語關其爲非道術而古無此器也先關尹而次老

聃從前至此歸宿於老聃從偏而全也式然
周學有所承也初言聖王原於神明之一不
學於宗及論老子則曰主之以太一論莊子
則曰其於宗也調適而上達明其爲內聖外
王之道也皆非一軆宗矣信其爲莊者從前
莊子見諸子皆非大道之全惟此籍則羅老
子並言莊謂與惠施之徒不同亦非墨翟諸
子所可並欲學者知所排也郭子玄謂其書
雖不經而爲百家之冠蓋取諸此術言方一
偏也術言道無方也昭然在史籍儒紳百宋
者皆道德不一莫非裂道之因也察古人之
全言一曲者用心偏智窺測神聖之全體不
能冥會是以鮮能備美稱容也非樂節用墨
子書中之篇名言墨子作此書欲天下之人
生不歌而非樂死無殯殮之服而節用不近
人情去王道遠也以別有爲始言其惟以在
吾爲心故凡選物有過必別尋一路可宥之
方或不得已而不有非物心也語者心之容

也故曰心之行合驩以下言身之行我必得活因依乎救世之士言自苦者非欲久生之故亦以督夫托名救世而自利之人耳無主無因必也冷汰於物清冷潔淨無物可扼之謂知不知將薄知而後暗傷之者言若求知其不知以良知爲薄故外來者得以蔽其明是以欲言不言欲行不行於事無所任而笑人之非也惡可而言無是非之可言既嗣如小魚之斷死人之驗也謂其不知道又日聚乎有聞孰已見不知道之無方體不以能加人不以智粜巳其聚聞者如此而巳知白斗辱遺黑與柴互言也搏大真人其與明詩書傳歷數道故典者何如也莫足以歸無物可者也不備非適然也本者宗之根宗亦木之幹雖然以下言其書應天地之化超於物表而出之不窮源源之來不煩剝換深遠無窮猶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也惠施之多方定斯其外駁不中不必稱矣肅齋之評十得六

七令參互而釋之明其妄也其所著書錄五
草之多歷攷其所談事物之意不過於一之
中又分大小以見同中之異異中之同耳無
厚薄也積則厚矣千里之大無厚之積也天
氣下降則亦卑矣澤氣通於山則山澤平矣
睨側視也日方中側而視之則非中矣萬物
方生而其種必前日之死者萬物之大不
出小者之積雖謂之小而合之可以為大側
無同無異矣南方海也本無窮而謂之方則
必有窮獨言南者天傾西北而海之居南者
進於三方也雖未至乎越而知有越之名而
後來則是今日方往而亦可以為昔來矣而
環相連雖不可解環各自圓燕北越南固非
天下之中而燕越之人但知有燕越則其圍
中亦為天地之中也大觀獨高也相與來之
者其說浸廣也毛之在卵雖未可見其性已
具卵有毛矣雞本二足必有運而行之者是
為三矣楚都於郢而自為王亦與得天下同

矣犬羊胎卵之名因於人立變而更之亦無
不可毀謨是人謂之丁子其始也科斗既有
尾則謂丁子有尾亦可水寒火熱亦人名之
空谷傳聲非山有口乎行繞者地則不可轉
足不蹍地乎目見而後指可至然目不可至
而指不能見則是其至者目與指不可得而
分絕也竅長合止如此謂之長於蛇亦可矩
方規圓納鑿之論皆指其情不定於體也鳥
飛影庭鳥動影不動矣鏃之去雖疾其在弦
也則謂之止其射侯則謂之行離弦而未至
射侯未中則是不行不止之時狗犬一物也
名既可更則黃馬驪牛羊白狗黑物與色皆
無定名也名以孤駒非有母矣不可言孤又
言嘗有母也一尺之棰折而爲二今日用此
五十明日用彼五寸雖旋轉萬世不盡可也
凡此以上又皆學惠子者推廣其說與惠子
相應終其身強辨而不已此惠施日以其知
與人之辨者特其聽明說多異於人此其徒

能以口舌勝人自為名譽是以不和不適也
盡其一人之身光不甚富乃以為最貴之道
術之於人其用微也宜矣在惠子且不能自
安況厭派於衆情乎此惠子逐而不反其才
可惜也駘放也聲響
形影不知本之喻也
註此篇首論當時學者各殉已能以有所
施用為不可加而不知無為自然之妙理所
以達乎道然則古之道術果惡乎在曰無乎
不在後人自為其方有以間之因其宗本而
流為方術矣夫道術者所以[illegible]神明而行治
政阜風教而適物情使由之不知歸於自化
上古聖君所以端拱無為而[illegible]天兵之身也
其神明之所降出則由事感觸應雖為非為
聖生王成斯又神明極化之微自不離於宗
至謂之聖人所以成乎天則聖者之事而神
至在其中自以仁為恩至謂之君子所以成
乎人則王者之事由道而見於治故以內外

言之次敘法名數度詩書禮樂皆先王致治之具待其人而後行者也道可配神明則可醉天地德可育萬物則能和天下本數即所謂一自一以往皆末也聖之所生以一爲本王之所成因二以濟本末相須而治道備矣古昔聖王之爲治也審其憂民也深非唯求規於一時直欲爲法於萬世自道志至名分皆聖人致治之迹也有治亂者爲聖賢之指不明道德之歸不一學者徒貴已陳之芻狗治與致而妖異與焉各得一端而自以爲大全無異指歸塗爲東海也天地之大美非道不能備神明之形容非德不能稱彼自爲其方者詎能造於是乎結草擬語言意激切有以見南華用心倍夫子特甚之數有爲不可加爲下當登爲宇欲焉應是欲爲不多靡於萬物不輝耀於禮儀勤謹節儉以備世人之急此爲之行見於世者墨翟滑釐聞風而悅遂至爲之太過而勤苦難行體之太刻而枯

稍無類撕爲非樂節用以教天下生不歌死
下服卽非樂節用之見於行者也洗發所以
恭刊非頤所以不怒亦不失爲賢厚也好學
務博觀人同己則必循好勝未能志己王於
毀古之禮樂則非獨悖乎聖與未詳天下之
樂之情強民以難從人已俱不受矣由是知
墨子之道終於敗不可行於天下後世也當
歌不歌當哭不哭其於人人情不類矣生勤死
薄若殺憂悲逆物情而不堪其去王道遠
矣墨子又稱大禹治水之人勤勞若此使後
世學墨者必以善若爲極而欲力扶其教殊
不知禹當洪水之變父爲塗而功不成是又變
中之變難則若損軀威厲精非可以爲常
也以處變之迹施之於常無與病已而鉄矣
從增益痛不智孰甚焉相里勤之徒又稱別
墨爭相訾辯推其業成者爲宗人巨子翁僞
家云頗偏皆繼其後王今不決此自是一段
言當特墨學之中又有分別墨翟禽滑釐再

續前話其爲人之意則是教人自苦則非致
亂則及首致治則下衍也然而墨子眞性所
好天下眞及卒以立教於當時固非聖人之
道術可謂才士也夫昔孟子闢楊墨以爲非
聖人之道峻辭而力拒之若不共兼天者有
以見衛道之切消華又詳述墨氏之行非與
其源流中言其斑弊而不廢其所長可謂公
論而存恕議不及楊氏意存其中矣墨學大
禹楊學老聃皆出聖人之門有所偏耳猶師
商同學於夫子有過有不及此楊墨之非學
也故學不可不謹不果不飾則心虛而守素
不背不伎則務誠而和樂以此化裕接物普
願安全既身不過享則不妄求多欲自貽患
害是爲長安寧之道以此立教於天下明白
本心而無隱情宋尹聞風而悅繼行其道非
山之道以表行之方正均平其接物以別善
類精愚蒙爲本則必不趨乎惡亦足以厚風
俗與教化但行之有弊不若聖帝之大全而

可久也心之容猶云手容足容言其動止氣象心之行言其注措設施大槩以本心之容見諸行事和調海內不鬬不怒晉安足養而止此此語有惠而不知爲政之意寓其中欲置以爲主願奪承其教也耐辱救鬬寢兵止戰皆本柔不爭之義強聒強見必欲人聽從其說請五升之飯見其自爲太少寧已饑而不忘天下見其爲人太多日夜不休至於累極而數日我必得活哉言我勞苦以救人造物必能活我也今世之若行頭陀道者勸人儉於已而周悉爲人頗似之但不學無聞其衆之及遠矣圖做乎此何頗雜釋諸解唯郭註近之此乃甫華歎息之辭圖做猶謀議也言其恭廣不切事情二子欲以一己之力濟天下之衆而不度其難行也不務苛察是謂善有不借物以榮身無益於天下者已之是謂善澗也外行則禁攻寢兵使人各足而無爭內行則寡淺情欲律已不貪而無患事理雖有大

小精粗要其所行至於是而極言其不能踐聖人堂奥所以止於墨學而已此段論當時墨家之弊其間語有主賓宜審詳之能不窠則無私者決而不以已見為主使天下物趣皆歸于一不慮不謀與物俱往三子開風而倫以其道同故也其立教以齊萬物為首物本不齊齊之者道天地物之至大尚無全功況他物乎道包之而不辯此所以齊也萬物有可有不可選之教之愈不啻會之以道則無遺矣故慎到棄知而若愚去已而任物不得已而應雖為非為也澄已之源以清冷汐汰萬物物物無不從者矣其知者出於不知若但薄其知猶近於傷性必至於無知乃全也謑髁不任事故笑天下尚賢以為治者大句配上文義自明白椎拍輐斷即後文紀斷謂刑殺罪人言雖任法用刑而與物情宛轉周決公平而當理也舍世俗之所謂是非而究極乎事理之實則可以無建苟免是其

議際不師知則忘前後之慮塊然若枯槁樵曳而後動其動也如風還羽磨無心於動故無過夫無知之物不立己不用知動靜無心自與理合譽既無矣毀亦何存故不慕聖賢之名以塊然無知爲得道而不知有感通潜化之理所以豪傑笑怪以爲死人無與也田學於彭但任物性自然學以扶植之而不矯其本故云得不教焉謂學王於莫之是非而已言出如風過寞然無心於是非之辯豈可復論其所以哉是以常反人之情不聚觀於天下聚觀與危其觀臺相類然猶不免任法椎刑無法則又難治矣其所謂道者非道故所言雖當亦不免爲人所非三子皆未知道其學嘗有聞於時不可全泯也許南華所論則彭蒙田慎之學又優於苦獲已齒之徒故列於後與關尹老聃差近焉道爲生物之本精微莫觀物爲道之緒餘粗質具陳世人務積物以爲發愈積而愈不足虛空曠邈神明

所含弁包廣納無毀無成雖天下萬物富有亦安能勝虛空之無人能澹然無欲則體合太虛而與神明居矣身外無積胸中有餘此關尹老聃之所優為也萬物之有生於無而人之妄情例著於有能究常無固難常無其有為尤難欲建立於常無有之地非主以太一不可太一者有一而未形即天地之先人之性初也能一體是則知夫未始有物故以濡弱謙下為表表謂見諸行事故與物處而不立敵我虛空而不毀萬物不毀謂存而勿論蓋以已忘物而自化何待毀物而為無物之滿前則實也虛之在我耳在已無居形物自著亦此意水動鏡靜谷應皆喻無心自然之為若亡不可得而有也若清不可得而撓也同而混之則和執而有之則失是以不先而隨終身無患知雄守雌見剛而思柔知白守黑處明而尚晦溪谷喻善下而衆流歸之受天下之垢有容德乃大無藏故有餘虛而不

感動而愈出也如是則嶄然立乎萬物之上無一物介吾心無一物非吾有矣其行不深而常自足心集無為不美世巧人皆求罣之之福已獨以曲全為福苟免於咎福莫大焉深根謂內固約紀謂無所以免堅毀而銳挫也寬而容物則不削人咒已可知矣此此皆聖人立身處物之極致而博大真人之粗述也按道德經知白守黑非文小異無形無常言道無物而神化死與至往與言人任化而無極若乎至以歸言忘適者無往而非適以謬悠之言恣縱而不苟猶云猖狂妄行而蹈大方不使物見已之觭介言混俗而不失道也以天下不可與莊正之語故立卮亞寓言以致意焉獨與天地精神往來則離人入天放曠八極不敖倪於萬物不貴人之是非故處世而應物而無件立言雖瑰瑋而與世順從無所傷也其辭參差不齊即所謂荒詭詼詭可觀即所謂瑰瑋也其中充實而見諸外

也如此與造物遊與無終始者友是即與天地精神往來不可形容其妙也其本弘大深閎猶云以深為根其宗調適上遂猶云以天為宗應化謂出生解物謂入死言人處造化之中為化機所運其理不可窮詰其來不可脫免芒昧無盡此其所以為造化也信能冥心於芒昧之際而得其所以運化者則可與天地精神往來無捉乎寂寥為人矣此叚南華肖於論化次則自述其所言所行後又歸結於化明已能窮神知化所以橫說竪說無非道地 ○此卷楳莊者十八九出於莊意十不及一二三

莊子第十卷 終